

金剛經
第二講
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
講於臺北新店
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五日

經文

爾時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

我們現在還在序分。

序分有兩個部分：第一個是證信序，就是上一堂的「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，千二百五十人俱。」

那為什麼叫做證信序呢？證信序就是要證明這部經是佛說的，讓大眾能生起信心。由於這段文在每部經的開端都有，所以又叫做「通序」。

第二個是發起序，就是今天要介紹的部分——「爾時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」

為什麼稱為「發起序」呢？發起，就是發起說法的因緣。因為每一部經都有它發起說法的因緣，這個因緣在一開端就把它點出來了，所以叫做發起序。但是每一部經它發起的因緣不同，所以又叫做「別序」。

所以我們現在知道，什麼叫做證信序，什麼叫做發起序，什麼叫通序，什麼叫別序。

我們看經文：

「爾時」，就是那個時候。什麼時候呢？就是正當說法和聽法的機緣都成熟的時候，說法跟聽法的因緣都成熟，這樣才容易跟法相應。

「世尊」，佛為一切世間所共尊，稱為世尊。佛有十個名號，以世尊為總稱。那為什麼稱為世尊呢？因為在三界四生當中，無論是福德還是智慧，都沒有能夠和佛相等的，所以當然就為一切世間所共尊，稱為世尊。

「食時」，就是正當午前，將要行乞食的時候。行乞食的時間大約是在早上的辰時，就是七點到九點左右，這個時候是行乞食的時候。

那為什麼要在辰時左右呢？因為如果太早的話，在家眾還沒有準備好，你就乞不到食物；如果太晚，又恐怕過了日中，又不能再去托鉢，所以進城乞食，都在辰時左右。因為一般早上七點到九點，家家都在用餐的時間，所以這個時候家家都有食物，你乞食就不難。如果你硬要在不是食時的時候去，就是不是大家在吃飯的時候去托鉢的話，這個時候可能沒有食物可以布施給你。那又想布施，可是這個時候又沒有食物，時間不對嘛，所以他心裡又覺得很慚愧，說：「我應該供養出家人，可是我現在又沒有食物。」這樣等於讓在家眾心生煩惱；如果自己托不到食物，又飢又渴，也難免自己也生煩惱。所以為了不自惱，也不惱他，佛就制定乞食的時間在辰時左右，這個時候家家都有食物，就容易乞食。

「著衣」，就是著大衣。這個大衣是在大眾集合、授戒、說法，還有乞食的時候穿的。

「持鉢」，就是手拿著鉢。鉢，梵語叫做「鉢多羅」，就翻成「體色量」。這個「體」的意思，就是鉢的本身來說。那限制只能用鐵、瓦等等的質料來製造，不許用木的，因為外道都用木碗；而且木的容易吸收油垢和味道，很難清洗乾淨。這個「色」，就是鉢的顏色。顏色盡量樸素，以素色最好。「量」，是鉢的大小。這鉢的大小，要怎麼來制定呢？如果太小，萬一不夠吃怎麼辦？那如果太大，又怕會增長貪心，所以應該要應量才好，就是內應自己的食量，外應施主的施量，這樣來製作鉢的大小才適當，所以鉢又叫做「應器量」(「應量器」)，就是食「應」其「量」的意思。

相傳佛所持的鉢，是四天王所獻的鉢，是一個紺琉璃的石鉢，這個鉢本來是過去維衛佛所有，在佛涅槃之後，龍王留在宮中供養，等到世尊成道之後，龍王就把它送出海上。這個時候，四天王都想拿它來供養佛，那怎麼辦呢？就把它化為四個鉢，各自供奉給佛，佛在接受這四個鉢之後，再把它合成一個鉢。所以我們現在看佛鉢的那個鉢沿，有四層的疊痕，原因就在這裡。所以，鉢也可以稱為「應器」，就是賢聖應供之器。

佛制戒必須要著衣持鉢的原因，就是為了要顯示中道，離苦樂兩邊。因為在家眾太樂，穿的是錦衣華服，用的是寶玉食器，只會增長放逸，這樣太著在樂邊；那些出家外道，修種種的苦行，連衣服都不穿，像那個裸形外道，就裸著身形不穿衣服，用手捧著飯吃，連個裝的東西都沒有，所以常常遭到

訶責，還有也經常出醜，這樣又太著在苦邊。所以佛呢，處中道，著衣持鉢，這樣就不會落在苦樂兩邊，這是佛制著衣持鉢的用意。

「入舍衛大城」，這個「入」，就是從城外的給孤獨園，進舍衛大城中，所以叫做入，由外而內，叫做入。

給孤獨園在什麼地方呢？它在城外東南約五、六里的地方。現在要進舍衛大城，所以叫做入。

「舍衛大城」，稱為舍衛國豐德城。為什麼叫「豐德」呢？就是很多有德行的人叫「豐」，豐富的豐，就是很多。就是因為國中、國家裡面有很多具有殊勝功德的人，所以叫做豐德城。

它除了以豐德名聞天下以外，城中又出了很多奇珍異寶之物，所以它又有另外一個名稱，叫做「聞物」。

舍衛國是波斯匿王所居住的城市，它方圓有六十里，所以可謂是地廣；國中一共有九億人口，所以可謂是人多，由於地廣人多，所以就稱為「大」。舍衛大城的這個大，就是因為它地廣人多，所以稱為大。

入舍衛大城做什麼呢？就是乞食，為什麼要乞食？因為乞食可以遠離四種邪命，以正命過活；而且還可以折服我慢，出家前不管你是出生在什麼豪門，還是什麼富貴人家，出家之後都一律平等去托鉢，這樣就可以折服他當初在家的那種驕慢之氣；乞食還能夠不貪著口中的滋味，因為由不得你，你乞到什麼食物就吃什麼，沒得選；也還可以不積聚財寶，這樣才能夠專心修道，這是以自利來說。

那利他呢？可以令一切人破除慳貪，增長福報；還可以令見者生慚愧心。在家眾因為每天只會貪圖自己的口腹之欲，只求安逸的過日子，現在看到出家人出來托鉢，覺得是在行苦行，這樣委曲自己辛苦托鉢，那他就會覺得心生慚愧，認為說應該要讓我的道心增長，俗念減少，這樣比較好，對世俗的那種愛戀要減少，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效果在。

「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」，就是在舍衛大城中，依次第乞食完畢。這個「依次第」的意思，就是挨家挨戶的乞食，不可以越過次第，專門挑富貴人家來乞食，或專門挑貧窮人家來乞食，不可以，一定要一家挨著一家，這個是依次第的意思。

佛祂為什麼要這樣子規定呢？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最初，那個行頭陀的

迦葉尊者，他就專門去挑貧窮的人家乞食，因為他的想法就是說，為什麼這一世會貧窮？就是因為過去沒有布施嘛，所以這一世應該成就他布施的功德，他將來就能夠脫離貧窮，這是他的想法。可是另外一位解空第一的須菩提尊者，他就專門挑富貴的人家來乞食，那他的想法又不一樣，他是想說那個窮人都已經窮到沒有東西吃了，那我再去跟他托鉢，那等於是讓他心生煩惱嘛！他自己都吃不飽了，哪裡有東西再布施給你？而且那個富貴人家，如果能夠繼續布施的話，就等於是可以繼續地享受福報，這樣也不錯，所以他的想法是這樣，就專門挑富貴的人家來乞食。

當佛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後，他就規定比丘以後一定要依次第來行乞，那這樣子依次第有什麼好處呢？第一個就是能夠破除二乘人的分別。就是剛剛那兩個聖者的分別，就是迦葉尊者專門捨富從貧，他的目的是要令他生福；那須菩提尊者又專門捨貧從富，是為了不要惱他，不要讓在家眾心生煩惱，那這兩個都是分別。應該要心平等，沒有貧富的差別，這樣就可以息滅凡夫的猜嫌，也顯示大慈平等。如果你托鉢的時候挑三揀四的，世俗人就會譏嫌，所以為了顯示如來慈悲，不擇貧富，平等普化，令人人都能生福，因此規定要依次第來行乞。

「乞已」，就是乞食完畢。那什麼時候乞食完畢呢？就是依次第行乞，不超過七家算完畢。不管你的鉢有沒有滿，都算完畢，不能夠超過七家。所以不是整個城中全部一家一家的這樣托鉢完，叫做乞食完畢，不是，不能夠超過七家。那你如果不到七家，鉢滿了，也算完畢。譬如說你前面一家、兩家，你鉢就滿了，這個時候就算乞食完畢，最多不能超過七家，這是佛制是這樣規定的。

「還至本處」，就是你乞食完畢，再從城內還到本住的給孤獨園處。這個也是佛制定的，佛制比丘戒，除了召請之外，在家眾有召請你到他家，除了召請之外，不能夠沒事往白衣家跑。所以乞食完畢就返回，不做任何的停留，這個叫還至本處。

「飯食訖，收衣鉢」，就是吃完飯，收起剛剛進城的時候所穿的大衣，還有盛飯的鉢，收好幹嘛？準備用功呀！準備用功修行。那如果沒有預先收拾好，到了修定的時候，難免有所牽掛，不能安心修道，所以就先把衣鉢收拾好。

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」，就是上座前先把腳洗好，這又是佛制。佛制規定，外出乞食必須要打赤腳，這個是為了要保護生命，因為你穿鞋子很容易傷害生命，所以就規定要打赤腳。既然是打赤腳，路上來回難免就會沾染塵埃，因此在靜坐前就要先洗腳。

洗完腳之後，佛自己展開坐具，然後結跏趺坐。這個「敷座而坐」，這個「敷」，就是展開的意思；「坐」，就是坐具。就是佛自己展開坐具，結跏趺坐，就是端身而住，正念不動，表示將要說法了。

那佛每次說般若都要自己親自來敷坐具，表示恭敬法。為什麼要恭敬般若呢？因為一切法都是從般若出的，不論你是說法時候的文字般若，或者是你修行時候用的觀照般若，還有最後所證的實相般若，沒有一法不是般若，所以佛要恭敬般若。

好，這就是這段發起序它表面的意思，一般都是這樣解釋就完畢了。那我們就再進一步來說，佛這一段發起序，它到底還有什麼密意在裡面？

我們一般看佛宣講其他經典的時候，往往都是放光動地開始做為發起，那這個《金剛經》不一樣，為什麼？我們一剛開始念那一段，就是什麼吃飯、穿衣、洗腳、打坐，這好像就是平常…很日常生活裡面做的很平常的事情，那佛在這一部經，為什麼要用這麼尋常日用的事情，來做為發起序呢？它有祂的原因。

其實，先說佛祂有放光，祂放的是平等的智慧光，可是因為我們眾生心不平等，所以沒有辦法察覺佛，祂其實是有放光的。譬如說：

「爾時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」，這個時候佛祂是手上放光；

「入舍衛大城乞食」，這個時候是腳下放光；

「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」，這個時候是眼中放光；

「還至本處，飯食訖」，這個時候是口中放光；

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」，這個時候是全身放光。

所以，如果有上根利智的人，觀察到了世尊所放的這些光，立刻就能夠得金剛如幻三昧，而到達彼岸，那後面的開示就不用再聽了，已經到達彼岸了。可是，如果不是這樣的根性，那我們可能就要進一步用心來體會，佛祂這段發起序，到底蘊含了什麼樣的深意？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說說，佛祂到底有蘊含了什麼深意。

「爾時世尊」，這個時候世尊祂其實是安住在祂的三昧當中，所以祂是自住在金剛般若波羅蜜中來說法，說於六度無相法門，所以這個時候它是法布施。

「食時，著衣持鉢」，這個是彰顯持戒。我們剛才說，著衣持鉢都是佛所制的戒律，那個乞食也是佛所制的戒律。

「入舍衛大城乞食」，這個是在彰顯忍辱。

「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」，這個是在彰顯精進。

「還至本處，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」，這個是彰顯禪定。要上座用功了嘛。

由戒而定，由定生慧，這個般若自然就能夠現前。

所以，在日常生活當中的任何一件…穿衣、吃飯、運水、搬柴的任何一件小事，其實它都是般若的大用。既然是從自性般若所起的大用，它自然就具足了不管是六度也好，十波羅蜜也好，一切的大乘法其實都在其中，因為這些是本自具足的，本來就有的，本來就有的這些，那怎麼去運用在日常生活呢？這個就是般若的用處，從本體起用，然後用後再歸體。

所以這個時候，藉著穿衣吃飯，尋常日用的事情來顯示六度，所以這個六度，不是我們平常說我們要修六度的那個六度，不是事修上面的六度，它是屬於稱性六度。這個「稱性」的意思，就是說你本自具足，我們自性當中本來就具足六度，那你有般若的慧觀，把它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，自然就圓滿具足六度。所以佛祂就是藉著什麼著衣持鉢、乞食、次第乞、然後還至本處，到敷座而坐，祂自然就圓滿具足六度。所以這時候持戒，不是說我要持戒清淨，然後這個不可以犯、那個不可以犯，沒有，祂已經沒有持戒相，沒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都沒有六度的相，而是稱性就把它表達出來了，這個叫做稱性六度，而不是我們平常所修的六度。

既然是自性本具，當然就能夠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很自然的就流露出來，所以佛祂示現和我們凡夫一樣，每天在塵勞當中也是穿衣吃飯，可是不同的是，佛祂不論做什麼事，都能迴光返照，回歸自性，這正是般若的大用。

祂也不會偏在有，或者是空，因為一般我們說到般若，就說般若就是一切法空嘛，好像說般若就是講空，其實般若它是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所以你不能說它只講到空性這個部分。所以佛祂不會著在空這邊，著在空這邊就

是…可能我們以為修行就是要躲起來，躲在深山裡面，然後不涉入紅塵，這個就有一點偏在空邊，所以佛也沒有告訴我們修行要躲在深山裡面，祂就示現這麼平凡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在紅塵裡面就是你最好修行的大道場，所以祂就藉著穿衣吃飯，每天要做的事情，來顯示般若的大用，說明這個般若雖然是講一切法空的道理，但是祂不會著在空邊。那我們凡夫又是著在有邊，我們穿衣吃飯得很執著，每一件日常生活當中的瑣碎的事情，都非常非常的執著，這個又是落在有邊。

所以，佛祂示現這個般若，其實是說一切法自性是空，但是又能夠起大用，這就是空而不空；在這個不空當中，每天有很多事情發生，但是又知道它自性是空的，都把一切法又回歸到自性當中，這個又是不空而空。在這個不空的尋常日用當中，又可以回歸到般若空性的智慧，這個自性當中，這個才是真正佛祂要告訴我們的密意，就在這裡。

那我們呢，雖然說是金剛般若是佛和眾生共有的，而且是當下現成的，這個我們上一堂已經介紹過了，但是，為什麼我們不是佛，而是眾生呢？那重點就在我們每天也是奔走在塵勞當中，但是我們迷失了自性，不知道要返照本性。

像經中說的「著衣持鉢」，就好比…我們把它落實在現實生活上來比喻的話，就好比我們每一天早晨要穿衣出門；

「入舍衛大城乞食」，就好比我們去上班，為衣食忙碌；

「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」，就是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後；

「還至本處」，忙了一天就怎麼樣？回到家裡了；

「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」，就好比吃完了飯，一切收拾完畢之後，就應該要上座來修禪定。

可是，我們是不是這樣呢？我們每天是不是這樣做呢？每天早晨穿衣出門，在這個塵勞當中奔走，為生活忙碌，那一整天下來，我們是不是…我們有沒有稱性六度？有沒有很自然的布施就流露出來了？隨時捨、放下，不忘怎麼樣去利益眾生的那個心念，就是布施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就是財布施；然後你能夠有因緣說一些有利益眾生的話，那個就是法布施；鼓勵鼓勵別人，那個就是無畏布施，那都是很稱性的。不是我故意今天要來修布施，沒有，你就是有這樣的因緣，有這樣的對境，你就很自然的去圓滿這個布施

度，這個就是稱性的布施。

那持戒也是，持戒沒有戒相，你自然不會犯，這個叫稱性的持戒。

忍辱也是啊，生氣完了才在那邊想：啊！不可以！三輪體空，我也不是真實的，他也不是真實的，我生氣的這件事情也不是真實存在的，來空空空這樣子，這個不是稱性的忍辱。本來就不是真實的嘛！都是如幻假有的呀！我、眾生、還有我生氣的這件事都是如幻假有，都不是真實存在的，本來就沒有一個要忍辱的人嘛，也沒有忍辱的對象，也沒有忍辱的這件事，你自然就圓滿了忍辱，這樣以此類推。

你每天是不是有這樣稱性的來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……？精進，就是沒有一念的惡。精就是純精，沒有任何的夾雜，沒有任何一念的惡法來夾雜，這樣你才會進步，因為惡法會讓我們的善法退失，就不叫做進。所以精進的意思就是說你純粹的善法，你今天身口意全部都跟善法相應，沒有一個惡法，因為惡法會讓善法退失，就不能夠叫做我今天有精進，那就看每天你是不是都可以稱性的圓滿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。

好了，那回到家以後…還沒有，下了班，這是說你在上班的整天當中，你是不是有這樣子來做。那下了班以後，剛才說還至本處，你是不是有趕快回家？還是說今天好累噢、壓力好大，到小酒館坐一坐，約個朋友吃個飯，喝個咖啡，交際應酬一下再回家，這樣就沒有馬上還至本處了嘛。還至本處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，你忙完了，有沒有趕快回歸自性？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從體起用，從你的般若自性當中，自然去隨緣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忙了一天，可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時候，可以馬上又回歸到你的自性，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從體起用，再攝用歸體，這個也是還至本處的意思。

回到家以後，把一切料理完畢，你是不是馬上就用功修禪定？還是說打開電視，看個節目，紓解一下壓力，然後看到很累就直接去睡覺，沒有時間修行啊，我今天已經好累了，沒有力氣打坐，打坐也是在打瞌睡，還不如去睡覺。

所以我們就知道，佛在這段發起序當中，祂其實已經在教導我們兩個修行的重點：第一個就是還至本處。忙完了，就要趕快回到自性當中，生活當中的點點滴滴，都是自性的作用，用完了，就要趕快回歸自性。所以如果我們每一天只知道忙於衣食，不斷地往外去馳求的話，當然就不知道返照本

性，這個就沒有做到還至本處。所以第一個我們每天修行的重點，就是要回歸自性。

另外一個重點，就是敷座而坐，說明這個修禪定的重要。所以在每天吃，吃飽了，收拾完畢，就要趕緊攝心入觀，這樣我們本自具足的般若才能夠現前。如果我們吃飽了，再娛樂嬉戲一下，那身心都在躁動不安的情況之下，你根本很難安靜下來，不可能有片刻的安寧，那更要不說什麼修觀了，更不可能。可是，修正觀就是很重要嘛，因為一切的定慧力都是從止觀才能夠成就的，就是由這個整天下來，我們剛才說的由戒而定，由定而生慧，這個就一定要藉由修禪定。

所以如果我們知道還至本處，還有敷座而坐，每天怎麼在這兩個重點上用功的話，那我們就等於知道了這一段發起序，佛要告訴我們的用意了。

好，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裡，剛好一個段落。

我們迴向：願以此功德，普及於一切，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。